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五

儒林六

陳亮 鄭樵 林霆附 李道傳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

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脩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

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

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江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

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隠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
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
獨以為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
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
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
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為決
不沮陛下以茍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
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茍國家不能

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黄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

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决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

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

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昔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

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
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
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
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
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
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
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絶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
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

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决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

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彊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

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絶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徽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

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寛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内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歴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説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

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
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
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
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
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
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
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
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

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致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扵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鋭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扵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扵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

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厲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彊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發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

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茍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畧必知所處矣夫吴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吴之一隅當唐之衰錢

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岳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倡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

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

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頼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吕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彊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

產甲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扵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扵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

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寛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

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葢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嵗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嵗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

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

謀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

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
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
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
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
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
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
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
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

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垂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顔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茍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

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十六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吉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雠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

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
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
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
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
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
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
養之使臨事不至之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
不至戾藝祖之本㫖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

武臣也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畧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䰟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甞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甞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

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宰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扵杪忽較禮扵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

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

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説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顔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

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通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讎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儻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

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歳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絶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怓復而是時孝宗將内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

論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懐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

光宗不朝重華宫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内寧宗在東宫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

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

皆罷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廸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脩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繙閱

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為勅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即掛

冠去當世高之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嘗為宗正寺主簿道傳少莊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擢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户叅軍徙蓬州教授開禧用兵金人窺散關急道傳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於形色遣其客間道持書遺安撫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

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覦正使不撓亦無愧千古矣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初召為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於是皆辭不受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

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道傳道傳不為動兼權考功郎官遷著作郎時薛極胡榘等皆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

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郡於是出知
真州城圮弗治道傳甓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
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除
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貪縱
者十餘人胥吏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
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
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
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

臣真德秀振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廣德守魏峴劾教官林庠委堂試而任荒政挾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輕視朝廷自專掠美乞遠之道傳上疏力辨峴坐免會胡榘為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侍從臺諫闕失盡言無所諱帝不以為忤除兵部

郎官辭未就監察御史李楠覢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致仕謚文節道傳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居官以惠利為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焉三子達可當可

獻可獻可為心傳後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儒林七

程迥　劉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家于沙隨靖康之亂徙紹

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迴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迴迴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調饒州德興丞盜入縣民齊匊家平素所不快者皆罥絓逮獄州屬迴決禁囚辨其冤者縱遣之匊訟不已會獲盜寧國

匊猶訟還所縱之人迴曰盜既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寃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為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刳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迴取春秋復讎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决陳長年輙私賣田其從子㥯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為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

為法迴為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徧愬有司而達于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為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横集也按令文分財産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

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于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輙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為人母者民饑府檄有恕閉糴及糴與商賈者迥即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於税賦是以出糶非上户也縣境不出貨寳苟不與外人交

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强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諭再三見從乃已縣大水亡稻麥郡錮租税至薄迴白于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度江後來未嘗全放恐户部不從迴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税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寛議乃息境内有婦人傭身紡績舂簸以養其姑姑感婦孝每受食即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為人

牧牛亦乾飯以餇祖母迥廉得之為紀其事白于郡郡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迥力止絕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横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迥曰斯錢古之除陌之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寓來居番陽昌寓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孤子久之

屈竭瀕死鄰家皆莫識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撫其子豈不負良人乎終辭焉或為迴言其事迴走告于郡守月給之錢粟迴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蒸以恩義積年雖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為之陳説詩書質問疑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

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扵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為茍止貴溪民偽作吳漸名誣愬縣令石邦彥迥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不謂然遂興大獄瘐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訖報如迥言迥嘗授經學扵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説諸論辨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醫經正本書條

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義四聲韻淳熙禘志南齋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為悼歎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究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極

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餓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肯糶實窺伺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為八俾有粟者分振其

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民甚頼之帥龔茂良以捄荒實跡聞扵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因子言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閥閱來清之貽之以書曰所謂羸資者皆州縣侵刻扵民法所當禁縱有羸資是所謂羡餘也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顧侍郎自請于朝姑歸貳卿之班主大農經費

以佐國家如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其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為叅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清之于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獘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為儀刑

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偪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

上各以性行材畧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奬改太常寺主簿丁內艱服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偽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判廳始俾偽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頋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為當然而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

清之旨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月樁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以四邑所入麴引錢及郡計畸零苗米折納克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許買引為酒麴謂之麴引錢其後直以等第敷納衡有五邑獨敷其四取民之辭不正良民徧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并與常賦不輸雖得麴引錢四五萬緡而常賦之失不啻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所酌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諸邑

董常賦緩雜征閣舊逋戒預折新簿籍謹推收督勾銷明逋負防帶鈔治頑梗柅吏姦擾户長費用有節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先是郡飾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為勤哉清之自常禄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無可備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白

手自書之吏不與焉甞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為衰息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為疑問以觀其所鄉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

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爲閱武場凡禁軍役於他所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詰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張九齡韓愈寇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祠晉死節太守劉翼宋死節內史王應之於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劉孝昌者摯之孫也貧不自立清之買田以給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

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袤羅點皆力薦清之於上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為書以别向浯彭龜年賦二詩以别朱熹楊萬里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歛至葬視此從事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愽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吕伯

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壽𤋮亦敬慕之母不逮養
每展閲手澤涕泗交頥從兄肅流落新吳族父曄寓丹
陽艾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僑為邵州録事叅軍死
吳錫之亂清之遣其孫晉之致書邵守得其遺骨歸葬
焉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嘗序范仲淹義
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
禮書定為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財為訟
見清之豫章清之為説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

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為善士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録塋莊總録祭儀時令書續説苑文集農書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

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熳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

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螟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鋭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觝之德

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吕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吕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

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没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産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劵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没之産以漸給還兼

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為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脩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餽皆

為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湏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為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

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私匿賑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榘薛拯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

還德秀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衂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禽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

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黄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别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

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熹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刼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亂者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禄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

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顧討論雍熙追封秦
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絶
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
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
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
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雲
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乃出於僉論所期
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

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包苴入都為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鋭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録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篋夫對親擢篋夫直秘閣為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

燕間之地仰贍欞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
袞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閤之義浸備以一
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
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
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
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
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
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

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俺胄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

亟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言于朝遂起韡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税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咎寛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

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為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狥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横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

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兹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

參知政事同編脩勑令經武要畧三乞祠禄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禄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

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

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藳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捄荒録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甍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卭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絶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為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簽書劍南

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藉藉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强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盡亦急於内脩姑逭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

省正字御史徐柟即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佗胄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佗胄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為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漢號為繁劇了翁以化善俗為治

首餬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獘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内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元官知眉州眉雖為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耇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宫親為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士論大服

俗為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韙之如其請遂寧關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脩城郭倫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秘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

約已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强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為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才用為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

録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為省試参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脩注官十七年遷秘書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静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獘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為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

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葢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葢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父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

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敦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劘上最為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别

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脩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改差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
制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
武備不脩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
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剏義
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甍上親庶政進華
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内擅
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
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

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獘分別利害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即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眞德秀上因民

望而並招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脩身齊家選宗賢建内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脩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幃進讀上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奬

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
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命以寛民力乞
詔從臣集議以救楮獘乞儲閫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
事如儲人才凝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已之詔
如分别襄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
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閲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
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而不能安於
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脩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

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為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為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荅且曰

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廖德明字子晦南劒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民有

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

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

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

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况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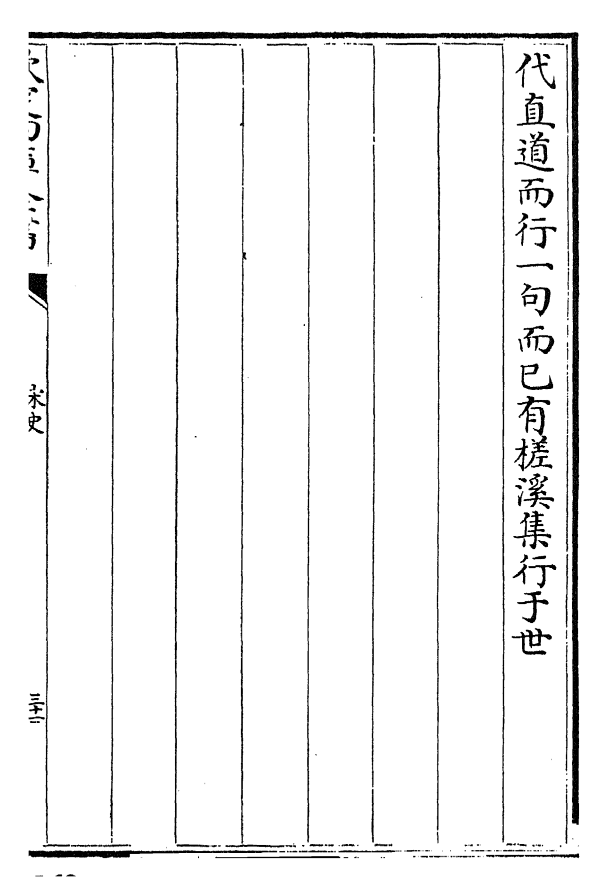
廣東提舉刑獄弾劾不避權要嵗當薦士朝貴多以書

托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啟封還之有鄉人為

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巳置酒

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

耶必貧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廹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



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儒林八

湯漢　何基　王柏　徐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附　李心傳　葉味道　王應麟　黄震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與其兄千巾中皆知名當時

柴中行見而奇之真德秀在潭致漢為賓客嘗造趙汝
談汝談曰第一流也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漢於朝詔免
解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奏名授上饒
縣主簿江東轉運使趙希塈言漢今海内知名士也豈
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長
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録院校勘會大
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
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

妖祲陰沴所從生也火災應詔上封事曰臣聞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寶圖則不當懷私恩為天下共主為億兆寄命則不當隆私親大臣邇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也則不當信私人三省密院者陛下之朝廷發號布政所從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下之倉廩府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皇天祖宗之德弗永念而報荅私恩於羣黎百姓之疾

苦弗深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篤中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則陛下之立心既未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內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彊敵敬心既不敢盡弛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以玩熟而貪濁柄國黷貨無厭彼既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縱陛下之所欲為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禦矣姑以近事跡之定策之碑忽從中出

鄉未欲親其文也貴戚子弟参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籍𡋯璫之勢徹清都之邃鄉不如是之熾也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之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操鄉不如是其章也故凡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大守重而至於召怨禍者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敬私以為主而肆以行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内也陛下得不亟為治亂持危之

計而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授太學博士轉對
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
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茍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其
根本必先彊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泮渙而
優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
適以為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
民而無與保之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
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

館職遷祕書省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引賓
贊受命進冠箴詔令太子拜謝升祕書郎轉對極言邊
事以為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
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
人才以彊本廣幾尚有以亡為存之理耳提舉福建常
平劾福州守史嵒之泉州守謝埴召為禮部郎官兼太
子侍讀尋以直華文閣福建運判改知寧國府遷提舉
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移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召為尚左

郎官兼太子侍讀兼玉牒所檢討官入奏願陛下端本澄源虛已盡下恢大公之道開不諱之門使朝廷之上光明洞達而無邪孽之根以撓其正四海之內歡欣交通而無怨戾之氣以奸其和臣之忠愛莫切於此遷太府少卿升兼太子諭德改祕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聲熖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跡絶矣豈料夫隂消而再凝氷解而驟合既得

自便即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壺奥之中給事宗廟之内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怨嘯其儔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太子以書勉留求補外以祕閣脩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度宗即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

録院檢討官遷起居郎兼侍讀入奏言願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則追養繼孝所以報先帝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謹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隳其法度政事必出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人才必由於明揚而深杜於邪徑兼權中書舍人權兵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直學士累請致仕授華文閣待制知寧國府賜金帶乆之又召為刑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

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太平州權工部尚書
兼侍讀以顯文閣直學士提舉玉隆宮進華文閣學士
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謚文
清漢介潔有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熭為臨州縣丞而黃榦
適知其縣事伯熭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實
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
聞淵源之懿微辭奥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

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

王柏既執贄為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絶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絶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

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説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扵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録發揮

王柏字會之婺川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説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吕祖謙游父瀚朝奉郎

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
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
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
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
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黄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
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
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
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

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没家貧為之歛且葬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

下上之上偶下竒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黙鄭衛滛奔之詩又作春秋

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闡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

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
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
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
寓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歷官為南安軍教授
改知湘陰縣會湖南帥括田號增耕稅他邑奉令惟謹
夢莘獨謂邑無新田租稅無從出帥恚其私於民欲從
簿書間擿摭其過終莫能得由是反罷重之尋主管廣

西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於境夢莘從行謂廣西阻山止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廣東諸郡並江或可容客販未宜遽以二廣槩行議與廷直不合廷直竟遂其說以客販變法得為轉運使夢莘既知賓州猶以前議為梗法罷去不三年二廣商賈毀業民苦無鹽復從官般法矣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訌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

會稡同異為三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顔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曰敕曰制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發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祕閣夢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會録有讀書記志有集醫録有集仙録皆以儒學冠之其嗜學博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者開禧元年秋八月卒年八十二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

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潡篋筆畧鼓吹詞郴江志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司幹官主管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士輪對言人主當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晝嚴子

陵像而事之
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
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户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
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
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
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
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
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為工部侍郎言臣聞大

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為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于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

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祥饑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畧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玆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郤絕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

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為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

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録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証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録五卷西陲泰定録九十卷辨南遷録一卷詩文一百卷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偽徒也既下第復從熹於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

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

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無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於是為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為開邊浸闊應授倍難科配日繁餽餉

日迫民一不堪命麗勛黄巢之禍立見是先揺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逺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祕書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内帑銀帛賻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説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歳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

士從王埜受學調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
時應麟白郡守繩以法遂立辦諸校欲為亂知縣事翁
甫倉皇計不知所出應麟以禮諭服之差監平江百萬
東倉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部使者鄭霖異
待之丁父憂服除調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
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
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
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

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遷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遷國子録進武學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願治久當事埶之艱輿圖蹙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强為善增脩德無自沮怠恢弘士氣下情畢達操綱紀而明委任

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旣對帝問其父名曰爾父以陳善為忠可謂繼美丁大全欲致應麟不可得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脣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旣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憂應麟言無事深憂臨事不懼願汲汲預防毋為壅蔽所欺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召為太常博士

擢祕書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見應詔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籍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迕權臣意故應麟及之遷著作佐郎度宗即位攝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聽政四表已上一夕入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就丞相總護還辭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之丞相驚服即授兼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馬廷鸞知

貢舉詔應麟兼權直俶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守軍
器少監經筵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
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方寸仁愛
宜謹感召遷將作監帝視朝謂應麟曰為學要灼見古
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遑克勤克儉無自
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
眇緜兢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既而轉對言人君防
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擢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

院遷秘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市舶不報會賈似道拜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閼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道聞應麟言大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思少自貶恢以告應麟笑曰迕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冬雷應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袞竝進卑踰尊外陵内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

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聞之斥逐之意決矣應麟牒閤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待班臺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以祕閣修撰主管崇禧觀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擢豪右省租賦民大悅召為祕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

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機一失豈能自安朝臣無以邊事言者帝不懌似道復諜斥逐適應麟以母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即引疏陳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厲廉恥通下情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材擇牧守防海道其目也且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因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進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

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荅天戒五
事陳脩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相
留夢炎用徐囊為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
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麄戾無學南
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為所搏噬者
必攜持而去吳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況夢炎舛令慢
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責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
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咈公

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遂
東歸詔中使譚純德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為奪其要
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卒
所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掖垣類藁
二十二卷詩攷五卷詩地理攷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
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
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
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

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黄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寳祐四年登進士第調吳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飢凍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洲華亭皆有聲浙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時錢庚孫守常朱熠守平江吳君擢守嘉興皆倚嬖倖厲民

華甫病革彊起劾罷三人震贊之也沿海制置司辟幹辦提領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公田法行改提領官田所言不便不聽復轉般倉職入為點校贍軍激賞酒庫所檢察官擢史館檢閲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録輪對言當時之大獘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宫中建内道場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

官言得寖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捄其獘耶況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為别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

舞牲迎神為常鬭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又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為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鐍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絶之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

海寇僇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彊糴者斬揭於市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没官田三莊所入應之若補刻六經儀禮脩復朱熹祠樹晏殊里門曰舊學坊制祭社稷罷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鐵猕軍營五百間

皆善政也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為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況巳經數赦扵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鬬爭漁會知縣事蹇雄為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扵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

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震論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户受抑於上户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為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粟與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讒者乃怨震者也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為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

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鎮安饑民折盗賊萌芽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命為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壊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考證

王應麟傳假館閣書讀之○臣謙按至正直記應麟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秘府凡見書籍異聞則筆録之復藏袖中而出晚年成困學紀聞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考證